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四十九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臯夔旦奭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寒畯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聖祖投戈講稅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亶亶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



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真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然蹟其震越渾鍠魁竒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 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稟指授私家之紀載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咸綴末簡以資憲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濃數而未
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
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
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眊爲術數之流
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
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
名則水出木生而其本可知已六爻則其派
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易見今古所同顧本學左祖王氏者爲多孫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曾幾可測折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尚書直言也而以爲上古之

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卽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蕪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殺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

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率無所擇至攷其入樂自邶迄豳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

巢射之奏騶虞采蘋靡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舞象箭南籥者南籥也箭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

所賞齋 卷二十三 四
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慮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

殘守陋往往主傳而賓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二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並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徵鄭玄

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

劉沅州人見一統志

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

沒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旣見于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于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

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
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
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闍與音會
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
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
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
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
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已泥者
必指廟樂鎛鐘鎛磬爲正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
是欲反盂孟于俎豆更榻桉爲簟席亦何益哉藉
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滂濫靡曼而一歸
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
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
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
出古文二十一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

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
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爲正
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
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
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
者之大化砥行之卓範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
庭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疊疊乎無

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
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
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
群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
疏解至不可殫述蠹測管闕時有所中不可弗廢
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
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
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去趙宋
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
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闕深疑爲
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稅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
經宋改九經 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

不立而以四子五經 制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
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
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 朝
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 聖

祖親相指授作爲成書

書傳會選
春秋本末

至永樂中又悉

爲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
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
經著述日新且盛今與前籍旣部分之而貫穿群
言難於離析者別爲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稅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稅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灑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筭數之學蓋古昔六稅乘其虛明肆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踈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嬴秦
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爲
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况遷旣收功
于商毅固仍丐馥于達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
鉤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
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秩文原無史部但
以列于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
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敘而綴之以備

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
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
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
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
蕭穎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
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
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

此矣荀悅袁宏干寶褚裒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
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
涉九流鈐鍵六秭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奧
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
之林焉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剗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
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
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

事以達于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
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于周而論
次史記其采擷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
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于群雄割據多未暇皇纂
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
偉略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
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徃徃有之通人達士必博采
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霸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
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
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
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
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
遷不廢群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
體製不醇根據踈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
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厝置有時政
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
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
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繇摭實借箸之
筴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
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
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
詠波訪勅編刊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
哉會要列於故事二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

所賞齋 卷二十三
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爲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救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

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厝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

皆其類也但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觀者爲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歛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衆言憑几以睇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

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顧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罹歲凶卒無療於饑渴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耆踈寡奉生贍已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

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羨者乎在
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誠具存
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嘆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
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
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

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
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
卽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
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
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
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
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灋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

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興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卽高僧列僊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摻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

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

屬也紀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說家與此二者易溷而實不同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徃徃在焉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摯虞畿服經至百

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纂述卽未必成一家之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

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峻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

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阜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勲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力哉二家類例旣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

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
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
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
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并包
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
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

耨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
詞薦導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
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
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蓋九流
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又
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真而卽所觀
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
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
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

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清靜之旨趣悞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

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翛然玄覽獨立垢芬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殫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
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
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
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
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
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
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
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

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
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
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
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眡之過糴曲
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
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不
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刪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

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蔽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蠶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馭四牡橫犇而欲以和鑿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况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覈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詘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俟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倜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睢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佳聚木上亦其義也

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俶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感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櫨梨橘柚縮脣澁齒日陳於其前恃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卽軒轅凡遽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靈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臯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眚窳偷惰而教率之者踈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讓播殖

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
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
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
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躡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
嬗萬變橋起崑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
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
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
時將軍羽林楛槍旗弧騎官陳車鈇鉞積卒靡不
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蓋木
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
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
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伎巧者習手
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難合背鄉

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鈇刃而無瓦解之心
則壹稟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精神
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
時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
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
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園角
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違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
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
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歷數家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
筭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
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判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
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
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

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歷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歷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著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

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遜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竒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叙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第發篋書皆世所常有嘆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寔王

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脉候幽而難明
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
六塵伐性七竇移情衛生虧攝機速蹙痿求緩齡
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
盡廢耶第方匪對症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
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
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
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
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靡矣
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稊足
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
也史有秩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已者
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
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

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
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
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
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
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
叢雜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
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謚法淳熙孝史乾道翰
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
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展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
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廩洊雷肆赦而
春日同溫赦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
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赦鄧禹侯霸體例有乖
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
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帽服
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紉考覽者不

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
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
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
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
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
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
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

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
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
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鑿辭則
何觀漢志稅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
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
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
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

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卽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諷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金壁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苦其凌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

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
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
此篇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
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
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
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
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
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

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
吾齷齪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
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
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
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
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
芴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
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
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

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
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歿之又明年入
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
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
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跟
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
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
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
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

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
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旣
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
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
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
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
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
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
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

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刊爲額
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歿
訟奪之朝言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
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
寧歿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
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
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
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
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

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
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
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歿矣然則世之
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
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
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閤不下聞鵲聲陽
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
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
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眦
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
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
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
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
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
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
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

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
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誦其曹
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
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諭
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
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
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誼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
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
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

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
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
衛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
要嬋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
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
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
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嚴立
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
窳頽廢爲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

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孥以竄里人
至醜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
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
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
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脩垣
墻有功薦於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
郡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
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
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三上

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萋非
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
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
有一未建祿而物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
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
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
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巖居築
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
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

所賞齋 卷二十四 六
氣震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
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
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
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
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
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
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
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
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
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
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
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
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
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
炯炯如電少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崗

獐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獐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導賊試招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蹙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盡溺歿羣獐螫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增其壤賊至火炆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

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公爲擊登聞鼓雪之 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已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竄菁石中動以萬計輕囂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建議設總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公初至謁督府卽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如炎柰何先失吾令公擱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

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
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
赦我既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寘不問所不
悛者有一劔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睎大度日坐草
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糺晏
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
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
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
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
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斡臥以兵
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
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若創痛仰閱燠沐
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
者寨倚懸厓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覓羊
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
其機石纍纍飛竇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
入從數十人齊蹠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

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
鎮熾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
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
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
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驚擊之我城未固家
屬栖荆棘中猝乘虛焉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
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
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
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

三人燼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
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報至
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
死且不顧寧顧家邪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
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
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
使者上其事 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
計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伸威道副使丙寅
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

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
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厄塞夜從
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復木
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
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
諸歸路夾而廢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眴兵目莫
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
而上莫成一矢斃之羣賊牆立公拍馬爭下橫衝
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

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
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勅旌第凌巔設奇制敵賊
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
奇深谿絕崗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
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
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
食若厭梁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
不勸公旣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訾財人得自有之
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

辯彊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
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媿媿自二源之役廣贛
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糴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
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
語中之公旣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
闕上書 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
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懼公稜名
已久至是皆麋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
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

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賄是聞無
賄則齏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歿唯命所不敢怨
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
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
賊而疽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
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
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
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
萬其已降而徒戰者卽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

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結倭北連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雄豪要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歿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卒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

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尙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歿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所賞齋 卷二十四 三
論曰嚮余伏讀 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犁
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
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悴者
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媚功者
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
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
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於此在公亦可以
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楊之真州尋
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
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
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
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中允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
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
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成有
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

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脩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飶爲謔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

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輿阜里閉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

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之地卽

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青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歿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歿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礪礪輒自到歿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印頷以頸受刃邪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

所賞齋 卷二十四 十一
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劇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

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名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名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漕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

二州歿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
至喜曰是天所以食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
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卽
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
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
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
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
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
會鄉人竊柄鴟張力自求退巖居餘二十年柄臣

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
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
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
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
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
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
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
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
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

良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
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
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
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所得
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
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
不從而遇德人則歆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
卑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藁魚蔬食

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巖
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
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
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
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
則邦之著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
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

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
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
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
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
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
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
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
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
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

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
真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
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
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
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
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公亦奉贈安人計奔
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
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
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

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歿而顧使歿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歿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於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歿時尸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

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歿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瀦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躄

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
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
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
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
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
閱師使者竦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
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
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

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
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
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勅公立劾之尹恚
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
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
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
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
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
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

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捧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叅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卽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

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蠹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敷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

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諫左廣

大帥選悞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公聞變卽遣中軍李峩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國朝貤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

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

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察亦

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上

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

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

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

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

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

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

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

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劾公省

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竊不能

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
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
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
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
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
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
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
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

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
年下世訃聞 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_正致謚謚
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
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
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
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
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
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

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闕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與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傳而生溪橋公鉦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澈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

叔果次卽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闓肆卽醫巫星曆輿地之書靡不揅討癸卯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二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齟直指諮齟法於公公請築沙城捍氓竈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

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旣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數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姦

狴犴之夙稱寃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 世廟賓天 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爭之曰 武宗時 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 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名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史姦

埽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脩而葉先春者挾輿援欲帶銜署衛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脩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響臻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

減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填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

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集田間水車醵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婁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邪

歲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公堅臥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歌聲鳥影相間錯於巒容川色間驩如也性嗜義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京甌王廟鎮寧樓鎮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損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物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

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餽之間無虛歲卒賴其力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吳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死生輒獸駭而鳥散如公衷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濫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瑩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壘

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
守負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
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有人形聲伺
公獨臥將寤之覩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
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祟匿不出人背儀公
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
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蝟起公至按
宿牘讞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
肅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 今上改元召拜南

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祥瑞
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
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
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 主上
冲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
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
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
審諤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

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
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
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
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
公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
而閔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
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委咎程任卿汪時二
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
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讎

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 上大寤
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
公意益發舒舉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
頃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
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
忌交口諛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
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
公家而因以爲市口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
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矚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

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
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
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
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
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
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
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
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
士憚公各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貳大僕司農請馬

直支邊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
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
已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
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
酒家甚媠公廉得狀立名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
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
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
總儲政公取記籍餼考斟酌之勒爲成書所經畫
皆利便垂久遠者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

公懷昭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
立於朝乎乃上書白見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
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
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
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
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
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 天子用部臣議贈工
部尚書予祭塋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
君不必竟其用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

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
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媿薄自章服外不
御統綺配汪淑人以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
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
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間里先間褒衣緩帶
延見儒生談推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
也惟謹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
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讀
論勿藥閱中隨筆日札家譜婆裨隨事排纒而在

官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
世考留儲志仁獄馮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
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妾庸子
作二朝編年惡其誑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
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
世儒術行諛政事氣節蓋侷兼之謂隆萬間名臣
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
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
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殺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
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
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
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
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
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

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蓋舉丈夫子四人
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
疾國寶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
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
書無不曉解玉田盧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慎許可
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焉歲癸亥財弱冠耳南
宮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餼於官三載就銓掇於科
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寔爲第一人閭里
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

重蒞其曹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
益肆於學其材名蓋駸駸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
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
登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宵變還
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港
多巨盜嘯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黎令舉國寶於
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采入其阻圖
上地形并所爲芟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
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

寶以榦局具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膏能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曰歸甫兩月而恭人卒得躬藥餌親舍斂人以為孝感之致云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邪其永慕如此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摻討最後嚮往天臺先生之學與一二勝友切磋究之嘆曰吾疇昔所為殊孟浪

也蓋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為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為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有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鬪其心可敬也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于家太史氏曰余鄉盧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寶乃國寶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盧公家貧好蒔花為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為賣所

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邪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挈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于衆用不秉于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

不然用靡不適于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聳人之聽覩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世之勞勞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質行不爲崖異卓詭之操而一稟于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旦以及終身靡不式于繩規而衡于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古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晚十歲始就外傳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

淫淫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于鶴洲錢先生，稍長，計滫髓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歲祲，諸姊暨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勸，恐傷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都試罷而樂孺人逝，禫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必絕，卽歲事之脩，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嗜酒，先生預稱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而歸，先生必于河干，俟扶攜出入，意相樂也。又慮

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慎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貧罷，先生居恒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盡然傷也。樂孺人病亟，索羨羨糜不及食，自是遂覆羨嘗，貸金于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姊夫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母，靳也。玉溪君少間，依陳氏後陵夷，其歸公子先生，先生卽推玉溪君意，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迺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

嚴少軼閑細型範何因雜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
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跽長公而數
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為嬉者泣而
撻之諸生皆長跽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
義事媿媿不厭所為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
室宵火晨鷄無頃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
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
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而祖日以
是望我我弗克副兒迺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

德之貽還殞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
僮僕不者非吾子矣長公長跽受教先生乃大悅
長公又言先生自為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某自
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為一日之遊先
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
蓋不以今昔人已異跡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
為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簀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
不談人過若慎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
辨而始終無迕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

里開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鞮然號爲異者其亦可
少瘳也夫先王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
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賜里以單恩贈登
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南京大理
寺評事

卷之二十四

